

明月听风 著

狼烟起、敌国破、谋臣亡、风波定……  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

悬疑·推理·权谋·反间

晋江超人气作家

明月听风

探案古言口碑之作完结卷

内含全新三万字未解锁番外

凭女子之智勇

破细作疑云

以武将之威名

守家国万里



# 逢君正当时

破军卷



II  
明月听风  
著

逢君  
正当时

破军卷  
四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逢君正当时. 2, 破军卷 : 全2册 / 明月听风著. —  
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0  
ISBN 978-7-5594-0759-7

I. ①逢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3696号

书 名 逢君正当时. 2, 破军卷 (全二册)  
作 者 明月听风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 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特约策划 张才曰  
特约编辑 单诗杰 朱 雀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封面绘图 容 境  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  
版式设计 段文婷  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 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  
字 数 707千字  
印 张 35  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,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759-7  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



柒·宝鼎现	275
捌·安水乱	315
玖·千机变	359
拾·雾非雾	402
拾壹·罪己诏	437
拾贰·生死劫	476
番外·大嫂	510
番外·恶有恶报 时候到了	531
番外·病夫悍妻	536
番外·恶妇贤妻	546



# 柴 | 宝鼎现



安若芳与姚文海数日来藏身小院，平安清静。每日会有人来送饭菜，夜里也有人守夜，一切都很平静，还未遇到什么凶险情况。姚文海趴在大门那处偷偷看过，说这里是个巷子尾，未瞧见外头有人。他还想偷偷跑出去，被安若芳阻止了。

安若芳道：“你出去若是被人认发现了，跟踪回来，会拖累我的。不止拖累我，还会害了救我们的公子。你行事之前，先确认自己有能力善后。若遇上意外状况，可有办法处置？”

姚文海没办法。不但身无分文，而且也没帮手。他觉得安若芳说得有理，坐下长叹：“可我们在这儿，都不知外头情形。送饭菜的来，除了今日菜色，其余一问三不知，分明是故意的。你说，我们是被囚禁了，还是被保护了？”

安若芳问他：“被囚禁了你又能如何？”

“不能如何。”

“那便感恩吧，就当自己被保护了。”

姚文海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。他开始沉下心来，悄悄观察。他发现安若芳并

非表面上这般冷静。她会偷偷藏馒头和咸菜，还认真看每一个来送饭菜人的脸。她对每个人都客气疏远，似什么都不想打听，但说话的时候总有些小试探。于是姚文海也学她，他将自己的观察与她商议，两个人都觉得，做饭的地方肯定不远，因为饭菜拿过来都还是热乎的。

姚文海还觉得安若芳想得对，如果他们被人抓到，将那公子窝藏他们的事说出来，那公子会有麻烦。所以这地方肯定不能无人看守，只是那看守不在这院子里住罢了。这般提防，看来外头情形确是不妙，那公子定也是想法撇清关系，装得若无其事。

姚文海不再莽撞想乱跑，他觉得他们得想法与那公子谈判商量，不能什么都不知道。姚文海正打算找安若芳商议，却听得她屋子里有人说话。

姚文海犹豫要不要偷听，没一会儿安若芳却过来将门开了条缝，与他道：“我救命恩人来了，她与我说是些事。她不喜欢见外人，也不喜欢有人偷听。你先回屋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”

姚文海皱皱眉，应声：“好的。”然后用嘴形无声问她，“可有危险？”又用手比画着划脖子，示意需不需要自己救她。

安若芳看他手忙脚乱的样子，笑了笑：“没事的，是我救命恩人。我一会儿去找你。”

姚文海点点头，回屋去了。他将门开着，将偷藏下来的削尖的筷子放袖子里，又拿了根木棍放手边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没见安若芳来，忍不住去看了看。却见安若芳红着眼眶坐在屋里。姚文海四下看了看，院子里屋里都没别人。

“你救命恩人说什么？”

安若芳好半天似才缓过神来，道：“她说她已想办法让官府不再追捕我。但她自己有些麻烦，拖累了我，所以我暂时还不能回家。”

“啊，这样呀。”姚文海有些伤怀。他也想回家。

“我母亲是我爹爹杀的。”安若芳又冒出一句。

姚文海张张嘴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安若芳不说话了。事实上，静缘还问她，需不需要她杀掉安之甫帮她报仇。

姚文海等半天，问她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安若芳道：“我总要回家的。有些账，得自己去讨。别人帮的不算。”

姚文海看着她，不敢细问。安若芳忽然又道：“你爹没事，你娘也好。”

姚文海猛地跳了起来：“你，你……”

安若芳点点头：“我恩人说，总得知道谁与我一道才能放心。她打听过了，现在暂时都没事。我大姐也平安。”

姚文海有些激动：“暂时？”

“你家被官府围着，说你爹爹杀了巡察使大人意图谋反。你娘将你送走，也许是因为这个。诬陷你爹爹的人，想将你抓走，然后那公子将你救了。”

“他为何要救我？”

“我恩人没说。”

“你恩人能带我们走吗？我觉得你恩人比我恩人靠谱啊。”

安若芳摇头：“她有别的事要做。她这次来，主要是想告诉我真相。她说我起码该知道我娘究竟是怎么死的。”

龙大回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。他先去军帐听了各士将的报事，这才回自己寝帐。他手里拿着个大碗装的一簇花。那是回程时路边看到的。花儿开得正好，粉艳艳的颜色，迎风摇曳，花枝舒展，走到近前，还能闻到淡淡香气。

龙大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，但让他想起了安若晨——若不留心，容易错过。但真正靠近，便会发现美好。

龙大将那簇花连根带土拔了，回身看到随行将兵的古怪表情，索性命他们每人拔一束，带回营去。

“将军，这有何用？”一卫兵问。

“回去种到营门处。”

“做甚？”另一人又问。

“这等小事还用问？”龙大板着脸道。

不用问吗？可是真的不懂啊。将兵们不问了，还担心不够用，差点将那山坡上所有花都拔了。一众人每人都抱着一大簇花，策马扬蹄回来，很是夺目。回营之后大家集中交花，统一种上。龙大抱着他那簇花镇定开溜。没有花瓶花盆，找个大碗装上。处置完军务，问了问安若晨今天的动静，拿着花碗回帐。

到了帐前有些腴脸，在脑子里琢磨一番说辞，这才掀帐门。

进去一看，白紧张了。安若晨竟趴在桌上睡着了。

龙大放轻脚步，将花碗轻轻放在桌上。看了看安若晨，她没有醒。枕着臂弯侧着脸，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弯弯两道阴影，秀气的鼻子粉嫩的唇，显得娟秀娇弱。

龙大知道她皱鼻子做鬼脸是什么样的，知道她弯起嘴角笑起来是什么样的，长得是娇气柔弱的样子，但他知道她其实一点也不娇气。

龙大忍不住低头轻轻吻她的额角。他还知道她抱起来是什么感觉，知道她的唇软软的，知道她咬着唇的样子很可爱，还知道她害羞的时候闭着眼睫毛会一颤一颤的。对了，他还知道她睡觉不老实，半夜会踹人，他控诉她的暴行，她还不相信，末了勉强琢磨出个理由，说自己大概不习惯跟旁人一起睡。

这是可以不习惯的事吗？龙大再亲亲她额角。他也是刚练习与人同床共枕，也没踹她啊。好吧，幸好他没这睡梦中推开人踹人的坏毛病，不然把她踹坏了可没人赔他一个这般让他欢喜的。

越看越是欢喜，居然还不醒。龙大看着安若晨的睡颜，忽然心里一动，摘下两朵花，轻轻别在她的发际。挺好看的。再摘几朵别上去。这般映得脸蛋儿更艳了。可惜另半边头压着，龙大一边琢磨一边继续往安若晨头上插着花，不小心插多了，正想摘几朵下来调整一下，安若晨忽地动了动。

龙大赶紧正经背过手去，轻咳了咳，安若晨睁开眼，看清眼前人，惊喜叫道：“将军，你回来了。”

“对的。”龙大严肃状，“听说你晚饭吃得太少。”

安若晨揉揉眼睛，刚醒来声音软软的：“我等将军呢，万一将军回来没用过饭，我再陪将军吃点。”

龙大笑起来，捏捏她的脸，自家娘子的脸蛋真是好捏啊。“我用过饭了。你饿吗？我让他们再准备点。”

安若晨忙摇头，军营里头总担心耽误军爷们的正事。“将军，我有事与你商量。”安若晨拉龙大坐下。

“嗯。”龙大坐下了，他知道安若晨今日去见了卢正，他还想着如何委婉地批评她，既是她自己要提了，那就正好。

安若晨说的果然是去见卢正的事。她将她与卢正说的话，卢正与她交代的事都说了。末了道：“将军，你说已派蒋将军回中兰城主事了，那是不是已无大凶险，我可以回去吗？那儿还有许多事要办，我想回去。”

“都有何事要办？”

“给田大哥处置后事，为李长史正名，陆大娘的行踪安危，还有接回四妹，再加上我二妹的毒，总得找找解药。若是真有这药，卢正既没带在身边，那定是在中兰城里。还有卢正说的那个陆波，也得查查。”

“为何非得你去查？”龙大再问。

安若晨张了张嘴，答不出来。

龙大又道：“若是从前我刚救下你时，问你这个问题，你大概能说出好几大段的理由，如今你知道为何答不出了吗？”

安若晨闭了嘴，因为今非昔比，不是非她不可了。

“那时你是唯一与徐媒婆交过手的人，是人证，亦是目标，所以事情你来办，自然比别人强。但如今你身份不一样，便轮不到你查什么陆波。”龙大耐心道，“我不是与你说过，我都有安排了吗？”

“是。”安若晨应了，可心里还是不放心。



龙大道：“当初我年少，是前锋将时，初战开路便是我去的。我领着人，与敌军正面对峙，拼杀出一条血路，以供后头大军入城。后来我当了主将将军，便调令前锋后卫，安排阵形战略。再往后，我是大将军，打得仗更少，也许就如现在这般似的，只是坐在帐中说话，也许是与我的将官们商议军情，又也许是与敌军将领谈判交手。仗还是得打，但需要我亲自动手时，那一定是非常、非常重要的硬仗。”

龙大看着安若晨的眼睛，道：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安若晨点点头。

“身份不一样了，做的事也要不一样。看似越来越闲，其实越来越难。因为你做的决定得更多，而这些决定的影响更大。”龙大问安若晨，“你现在是将军夫人，你知道将军夫人需要做什么吗？”

安若晨不知道，她撇着眉头看龙大，想着若是将军说答案是“伺候将军”，她反驳不得，但心里会不舒服。龙大道：“将军夫人是要与将军一起同甘共患难的，还要帮着将军一起解决问题。”

安若晨两眼发光，崇拜地看着龙大。将军你这么会花言巧语，难怪威名远播，简直能写一本《龙将军新新传》。

“这时候你该问与将军一起解决何问题。”龙大温柔提醒。

安若晨赶紧听话问：“将军，我们要一起解决何问题？”她觉得她知道啊，不就是抓住陆波，审出卢正，找出二妹的解药，抓住师太，让四妹回家，劫来钱表，找到证据洗清太守的冤屈，揭穿钱世新和辉王的真面目，为那些冤死的人们正名讨回公道，终止战争，两国恢复和平。看，她真的都知道，不过她是贤内助，这些等将军再告诉她一遍好了。

龙大看安若晨表情就知道她脑子里的主意多，于是他又问：“我刚才说，大将军都做什么？”

“打硬仗，还有坐在帐子里聊天。”安若晨迅速答。

龙大戳她额头：“什么聊天，是决策千里。”

“好的，大将军决策千里。”拍马屁的口吻安若晨用得相当熟练。

“所以将军夫人也必不是跑腿的。”龙大道。

安若晨垮脸。意思是她从前是个跑腿的？好吧，没什么不服气的，她从前还真就是个跑腿的，管事呢，而且她现在还想继续跑腿。安若晨明白将军的意思了，但她没本事决策千里，她觉得她跑腿挺合适呀。

“还有，我嘱咐你的事，虽然不是全部如此，但一些特别重要的事，我那般嘱咐，必是有重要原因的。比如说我让你不要去见卢正，也与你简单解释过理由，你也答应了。但你今日违背我的意思，私自去见了。”

安若晨辩道：“那是因为将军今日不在，我心里惦记着田大哥的踪迹，他是生是死，尸首何处，总该要有人知道。将军昨夜还说未从卢正那儿审出话来，我只是想去试探一下……”

“你破坏了我的权威。”

安若晨愣了愣，说不出话来。她想说可她好歹问出了些线索，但她不敢顶撞龙大。

“卢正从军，听的是军令，服的是军威。他是奸细，但这些训练影响仍在。我命人将他绑在校场，施刑问话，也是为了给众兵士看看，叛军者便是如此下场。卢正于昔日同袍面前受辱，比受刑更让他煎熬。他撑这几日，是条汉子，他未似别的细作那般有自我了断的意思，便是他有自己的盘算，这些盘算，必须是向我屈从供出线索才能得到。包括他欲要挟你，欲与你讨价还价，也得通过我。这就是谈判，是筹码。”

安若晨咬咬唇，她自作主张，让卢正占了先机，将军失了筹码。

“所以如今卢正得偿所愿，他一定很满足高兴。他能向你透露的陆波，自然也能向我透露，什么线索可以给，什么情报不能说，你当他心里没数？”

“我错了。”安若晨很难过，问到线索的喜悦消失殆尽。卢正让她转告将军以后只与她透露消息，想来也是这个打算。打破了将军的权威，让将军在他那边不好施展。这些的确是她不懂事造成的。

龙大看她表情，叹道：“是我先前未教导过你，你不晓得，如今明白便好了。也不算大错，这不你也问出了些东西，起码我们知道卢正不是大萧人，他得通过娶妻入籍混入军中，那他也许就是南秦人。还有陆波这人，我让蒋松和古文达分头去查。”

龙大顿了顿，看安若晨仍是无精打采，哄她：“好了，这不是都说清楚了么？说不定过两日便将陆波抓回来了，还有钱裴。我们能审出一大堆的线索来。”

“将军。”安若晨道，“你一会儿去告诉卢正，你略施小计，他便什么都说了，一切正如你所料。”

龙大失笑，这是要装作安若晨是他故意派去的吗？“这般气死他了可怎么好，我还要留活口呢。”

安若晨破涕为笑：“将军别逗我。”

她一笑，龙大便也欢喜起来，揉揉她的脸，还是喜欢她开心的模样。

“将军总没正经，我有时也猜不到将军说的真的假的。”

龙大板个脸：“这便是狡辩了不是。本将军一向严肃，说话清楚明白。”

“我不懂军中规矩，将军多教导我些。将军忙碌，也可让卫兵拦着我点，什

么不能做的，教他们不许我做便是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我不嘱咐他们那些，是因为你也需要权威。你是我夫人，难不成还得被他们指来喝去这不许那不让的？”

“可我不懂事，让将军丢脸了。”

“怎么会。”龙大将安若晨搂进怀里，“全军上下谁不知道，本将军的夫人貌美伶俐，智勇双全，甚得本将军喜爱。”

安若晨抿紧嘴忍住笑，觉得龙大将军用这么权威的腔调说这么恶心的情话真的——太教人欢喜了。

“将军。”安若晨看到了桌上那碗花，“为什么桌上有花？”好丑啊，谁会用海碗装着花啊，而且好多花枝子都秃了。

龙大看看她的表情眼神，清了清嗓子道：“今日回程时兵士们闹着玩呢，挖了许多花说要种到营前，我就随手从营前拔了些拿回来给你瞧瞧。”

安若晨笑起来，大家还喜欢种花啊。“挺好看的。”她安慰将军。

龙大点点头：“嗯，明日便还给他们，让他们再种回去好了。对了，既是说到正事，我得与你仔细说说。”

安若晨从他怀里坐直了，话题又跳到正事了啊，那她仔细听。

龙大严肃道：“方才我说了，决策千里才是关键。”

安若晨点头，她不是跑腿的，她记住了。要跑就跑关键的腿。

“所以我们要看计划的实施情况来及时判断和处置。如果计划顺利的话，南秦皇帝会来这里，梁大人也会来。若计划不顺利，南秦皇帝来不了，梁大人也会来。”

“梁大人是重点？”安若晨问。

龙大点点头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南秦皇帝若来不了，会麻烦一些。因为辉王胜了一半，他登上南秦皇位，事情会更棘手些。但我们也还有机会。”

“我们要帮南秦皇帝夺回皇位吗？”

“自然不是，南秦皇帝若来不了，表示他已经死了。”

安若晨一惊。

“别国的事，别国的皇帝，与我们无关。但辉王夺权，是有同伙的。他拿到了皇位，他的同伙拿到什么？这个就与我们有关了。这也不是我们边境这头就能解决的。钱世新不过是个棋子，别说一个县令，就是一个太守，难道还能翻出天去？最大的危机，在京城。”

京城？那真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啊。安若晨仔细听着龙大分析形势及他的安排，终于明白什么是决策千里。

安若晨正抓紧机会提问，却听得帐外有卫兵报：“将军，有信鸽到。”

安若晨忙跳起来，用拍马屁的速度奔到帐边，以为人妻子恭敬谦卑的态度为龙大掀开了帐门，清脆的嗓音报：“将军，卫兵来了。”

龙大拦阻不及，只得看着安若晨殷勤开门，与门外卫兵打了个照面。

卫兵见着安若晨，手中捧着的小小信筒“啪”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一脸惊悚，目瞪口呆。

安若晨不明所以，只下意识地低头看那信筒，随着这一低头，一朵小花飘落了下来，落在了那信筒旁边。安若晨愣愣地看着那花，摸了摸自己的头，摸到半边脑袋的花。

一抓就是一把。

安若晨盯着手上的花，狐疑地看着将军。龙大一脸无辜，门外的卫兵更无辜。

安若晨再摸一把头上的花，明白过来了。她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对那受惊吓的卫兵道：“我正哄将军开心呢，辛苦你了，是这信吗？”

那卫兵点点头。

安若晨也不指望他有什么正常反应了，她自己蹲下来将信捡起，和蔼地问卫兵：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卫兵愣愣摇摇头。

安若晨端庄微笑：“多谢，辛苦了。信我拿去给将军。”

卫兵再愣愣地点头。

安若晨继续微笑。大将军的权威啊，她维护得好辛苦。

帐门关上，安若晨转身看着龙大。

龙大摊了摊手，表情特别的无辜，道：“既然是紧急军报，快让我看看。”

能不给吗？安若晨板着脸将信塞到龙大手里。龙大打开一看，信上只有一横。安若晨不理他，转身去找镜子。一边找一边瞪几眼那碗丑丑的花，难怪一堆秃掉的花枝子，难怪啊！

安若晨对着镜子哭笑不得，真想把将军大人按腿上揍一顿啊。将花都摘干净了，回身看到龙大的微笑。

安若晨回他一个假笑，将军你还好意思笑呢。

龙大干脆大笑起来，过来将安若晨搂怀里。“夫人。”龙大问她，“我可曾夸赞过你的美貌？”

安若晨没好气。

龙大附在她耳边道：“夫人，南秦皇帝救下了。他们正往这边赶。”

就是说将军的计划成功了？安若晨大喜。站直了，唇上被龙大一啄，他道：“我去安排安排，得有人去接应。”

龙大眉飞色舞往外走，走一半摘了一朵花转回来，给安若晨戴鬓角上：“只戴一朵挺好看的，真的。”说完火速跑了。

安若晨瞪他的背影，再看不到，这才转到镜子前，将花调整了一下位置：“这样才好看，笨蛋。”

曹一涵喘着粗气，扶着德昭帝拼命跑：“皇上，加把劲，过了这座山就好了。”

德昭帝脚下一软，差点拖着曹一涵一起摔到地上。他咬着牙撑起来，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得跟着曹一涵跑。

旁边忽地出来一人，正是谢刚，他低声喝道：“莫唤他皇上，叫顺子。”

曹一涵不敢反驳，但也不敢叫顺子。顺子是德昭帝的贴身太监，先头是与他们一起跑的，但半路中箭身亡，他们为掩人耳目，匆忙让秦德昭与顺子的衣服互换，然后将顺子的尸体推入了江中。

之后果然听得有人大叫德昭帝中箭，还有人嚷着快捞尸好回去交代，更多的人喊着继续追，莫留活口。

曹一涵听从谢刚指示，拉着皇上朝着这山头跑。谢刚他们人不多，才八个而已，这一混战，还不知能剩下多少。如今见得谢刚冒了出来，曹一涵心里稍稍安定，起码谢大人还在，若只剩下他一人，他可没把握能平安将皇上带出去。如今哪些是辉王的人，哪些是忠心皇上的，他也分不清了。

德昭帝更是分不清，为什么自己的兵将要杀他，而大萧的兵将却要救他。

黑夜迅速将这山林包裹，月光也看不清。德昭帝觉得脸上湿湿的，不知是泪还是血。一切都这么突然，完全措手不及。

昨日夜里他才接见了东凌的使节团，那一队兵将带着东凌国君的旨意，说前来相迎，以示敬意，并表示东凌将倾尽兵力，与南秦并肩抗萧，决不后退。

德昭帝深受感动，当即赏赐宝剑、玉石，以示同盟谢意。宴罢，他回得房来，却见到曹一涵。

德昭帝吃惊意外，他以为曹一涵早已随霍铭善一同去了。当日谢旭回到朝中，上禀霍铭善领着他们入了大萧军营，但龙腾大将军态度蛮横，将霍铭善扣押，冠以使节之名，实则要将霍铭善劫为人质。霍铭善假意顺从，当着龙腾的面按他的意思写了信，骗得龙腾信任。龙腾同意将谢旭放回传信。霍铭善趁机悄悄嘱咐，将真相告诉了谢旭，让他速回朝中向德昭帝示警。

谢旭向皇上陈情霍铭善的忠心与大义，说霍先生说了，定不会让个人安危成为大萧挟持南秦的借口。过不多久，传来了霍铭善的死讯。德昭帝悲痛伤心，听得众臣谏言，决定御驾亲征。

可他万没想到，竟会在此见到曹一涵。

曹一涵拿出霍铭善亲笔信函，言说一切都是辉王阴谋。御驾亲征，也是中了辉王的诡计。曹一涵说自己历尽波折才见到皇上，四处都是辉王耳目，不可掉以轻心。

德昭帝看罢信，陷入深思。谢旭带来的信是霍铭善被胁迫写的，那曹一涵这封呢？

两个人里必有一个在说谎。

谢旭靠着霍铭善的掩护得以脱身，这曹一涵又靠的什么？

“就算是辉王阴谋，可我已走到这里，又如何回头？”德昭帝故意问曹一涵，“前线六千将士落入大萧手中，我弃他们于不顾，回去如何自圆其说？前线将士士气受挫，如何打仗？这不是正给了辉王借口。”

“皇上。”曹一涵将谢刚的交代说了，“皇上可下令大军继续前进，让人乔装成皇上继续随军同行。而皇上随我们另一路悄悄去石灵崖。龙腾大将军希望能面见皇上。”

德昭帝喝住他：“我们？你们是哪些人？”

曹一涵犹豫，但还是直说，是大萧龙腾大将军派了人，愿意护送皇上去石灵崖。德昭帝顿时大怒。曹一涵定是被大萧收买了！而他堂堂南秦皇帝，与敌国军将勾结，私自离军，这传出去，不必辉王派人杀他，军、民、臣都得讨伐于他。军心溃散，国将不国，这定是大萧诡计！

德昭帝当即喝道，他身边五万大军，那龙腾若要相见，便石灵崖阵前见。

“看在霍先生的面子上，今日我不杀你。你回去给龙腾回话吧！从今往后，你莫要在我面前出现，莫在南秦出现，否则死路一条。”

德昭帝将曹一涵赶了出去。之后召来左右太监和卫兵相问，竟无人发现曹一涵是如何混进来的。

德昭帝拿着霍铭善的信，信中言辞恳切，一如从前，而他却不敢相信。他盯着那信，忽然想到，霍铭善忠肝义胆，若假意屈服写下第一封信是为了让谢旭能回来报信，并表明死亦无惧，那为何还要写第二封信？

德昭帝心里疑虑不消，惶惶不安，近天亮时才沉沉睡去。第二日近午时，众人从前一夜的宿醉中醒来，欲召集队伍继续出发，这才发现德昭帝的卫兵队全死了。德昭帝顿时怀疑起了悄悄潜进来的曹一涵，但率队一路护他的任重山将军却与东凌的使团吵了起来，他质疑昨夜看到东凌使团的人鬼鬼祟祟偷换了酒。东凌使团自然不认，反问南秦这是何意。几番争吵，任重山拔剑相向，一边大喊保护皇上，一边砍杀了东凌使节团的兵将。

任重山的部下朝着德昭帝围了过来，德昭帝这才突然明白曹一涵所言不虚，

那谢旭才是叛徒。一切都是辉王的阴谋，他确是想趁他御驾亲征时置他于死地，可并不是到了边境沙场上再趁乱动手。

居然现在就是时候！居然是他自己南秦的兵将！

德昭帝大声喝令让那些人退下，可显然他们更听任重山的。德昭帝身边还有些忠心卫兵与公公们，但又哪里是对手。这时候曹一涵再次出现，带着敌国的兵将……

“皇上。”曹一涵的呼唤让德昭帝惊醒，又或者是被冷醒的。他居然在山地里睡着了？

“莫唤皇上。”谢刚又冒了出来。丢过来两身衣服。德昭帝还在发愣，曹一涵快手快脚帮他换衣：“皇……公子，我们得快些。若他们捞着了尸体，就知道不是你了。”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德昭帝终于开口，他发现自己声音沙哑。

“石灵崖，见龙将军。”谢刚答。

“怎么去？”

“在找到马儿之前用走的。”谢刚答。他们的马儿逃亡时死的死跑的跑，还是两条腿最靠谱。

德昭帝又累又饿又渴，石灵崖啊，那么远，后头又有追兵。用走的，回答得真好。

“皇上。”曹一涵唤道。

“不要叫皇上。”谢刚再喝，“再改不了我就揍你了。”

曹一涵抿抿嘴：“黄公子，霍先生信得过龙将军，我们也相信他吧。”

谢刚看着四周，一个手下冒了出来，跟他打个手势。谢刚把曹一涵他们换下的衣服埋好，对他们道：“走。”

曹一涵精疲力竭，但仍强打精神架起德昭帝，一脚深一脚浅跟着谢刚，奔向前路。左右后路，冒出来三人，护着他们三个方向，也一起朝着石灵崖的方向进发。

“皇上，加把劲。哎哟，别打我。”曹一涵委屈得。

过了好一会儿。

“皇上，再不远定就能休息了。哎哟……”曹一涵脑袋又被谢刚拍了。

再过好一会儿。

“皇上……公……哎哟，又打。不是已经改口了嘛。”曹一涵累得想死，委屈得干脆大哭起来，“皇上他打我，皇上他打我，呜呜……”一边哭一边拖着德昭帝跑。

德昭帝一脸菜色，要不是没力气说话，真想求谢刚把曹一涵打到不哭为止，

真的太吵了，让人振作不起来啊。

田庆去世的消息传回了中兰城。紫云楼上下皆悲痛伤心，蒋松下令，让一队兵士去秀山寻找他的尸体。

有关陆大娘的搜捕令解除，但陆大娘未回紫云楼，她表示愿助蒙佳月应对钱世新，但太守府被围，她常进常出并不方便，恐惹人猜疑，故而还是以仆妇的身份留在太守府内。这府里先前已被钱世新逐一盘查过，藏于此处，反而容易隐蔽行踪。

蒙佳月正是需要扶助的时候，自然一口答应。如今太守府里内一圈蒋松的兵士外一圈钱世新的衙差，蒙佳月欲与外头通消息，得靠古文达和陆大娘。

这日，古文达借着巡察太守府的机会，将石灵崖那头传来的消息告诉了陆大娘。听得田庆之事，陆大娘长叹一声，托古文达将田庆死讯告诉齐征。

“田大人生前对齐征颇多照顾，似对弟弟般关怀。齐征该知道这事的。”

古文达去了。齐征听罢，呆若木鸡，而后笑道：“骗人，我田大哥武艺超群，怎可能就去了？他还说好了，待得空了，教我武艺的。他还说，待我学好了本事，将军军里再要招人时，他要举荐我的……”

古文达看着他，不知该如何安慰。只得默默看着这小小少年泪流满面地笑着。齐征笑着笑着，再笑不出来，靠着墙号啕大哭。

田庆的尸体找到了，随着搜山寻尸的动作，卫兵们还挖出了另一具尸体。尸体已经腐烂，认不清模样。衙门以无名尸收殓。

钱世新来找蒙佳月，拿给她一份案录。正是太守府马车被劫一案。

案录上写着，除了太守府那数名护卫尸体，现场还有另四具尸体，其中一人是中兰城里一个武馆的教头，另三人不知身份。

钱世新道：“衙差已去盘查过了，那教头姓董名勇，是主簿江鸿青的远房表侄。平日里颇有些欺霸邻里之事，不过大家看着江主簿的面子上对他容忍。江主簿也为他摆平过不少麻烦。两人颇多往来。”

蒙佳月愣了愣，这倒是出乎了她的意料：“江主簿？”

钱世新道：“劫车一事，也许是受江主簿主使，江主簿那时大概未料到自己会被当场砍杀。”

蒙佳月道：“既是当场行刺，怎会没有被当场拿下的准备？”

“具体实情，我也不知。江主簿全家皆亡，也未找到他如此行事的动机与证据，只知他当时说的是受姚大人支使。”

“我家大人定不会支使他做这事！”蒙佳月怒气冲冲。

钱世新摆了个手势，示意她勿恼。他道：“当日事情我亲眼所见，虽是诡



异，但确是如此。只是为何如此，还待查证。我如今只能凭人证物证推测，想来劫车也与行刺之事有关。府上众护卫全力拼杀，也砍杀了他们四人，但文海失踪，想必还是被劫走了。”

蒙佳月按捺住情绪问：“那大人这几日可查出什么线索来？那董勇的同伙，又是些什么人？”

钱世新摇头：“除了董勇，暂时还未查到什么。劫人勒索，一般来说，不是为财，便是为事。但我如今并未收到任何关于用文海索要交换条件的要求。太守府被重重包围，想必他们也未由来找夫人。”

蒙佳月抿紧唇不语。

钱世新又道：“江鸿青和董勇皆已亡故，不知他们的领头又是谁。必是有人拿主意，才会留着文海性命，不然，绑着个孩子，必是拖累，风险太大。”

蒙佳月闭了闭眼睛，抖着声音道：“求大人为我做主，救出文海。”

钱世新冷静地点点头：“这是自然，文海是我看着长大的侄儿，我定会全力找寻。不知自那日起，夫人是否收到什么消息，或是见过什么人，有任何事，还望夫人告之于我，也许都是与此事相关的线索。”

这意思是让她不得背着他做任何小动作吗？蒙佳月道：“那日将文海送走，衙门官差便来了，府内外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我又哪里见得到其他人。方才大人不也说，劫匪若见此状况，定不敢来找我了。”蒙佳月顿了顿，试探道，“不如大人让官兵们撤了，给劫匪们留些机会，这般他们上门时，便能将他们一举抓获。”

钱世新摇头：“夫人想得简单了。如今不是我想围困太守府，是龙将军那头在防着夫人与姚大人。在梁大人定夺之前，太守府还是先这般护着吧。至于那些劫匪，若要来打探，定会想办法的。他们入不得太守府，自然就得到衙门去，一定会被发现的。”

蒙佳月垂了垂眼，只得道：“那一切就拜托大人了。”

钱世新柔声道：“文海失踪之事，夫人与姚大人去封信吧。将军虽不同意夫人与大人见面，但信总不至于拦的。儿子失踪了，他这个做父亲的，总该知道才好。”

蒙佳月心里一震，看着钱世新的眼睛。

钱世新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，他冷静地道：“如果姚大人真对江主簿行刺之事知情，那他也许也会知道劫匪是何许人。若是那般，姚大人大概能帮我们将文海找回来。”

蒙佳月定了定神，道：“好，我给大人写信。”

原想着这般钱世新会离开，她回屋去与朱管事和陆大娘好好商议，怎料钱世